



作者王兴东(左)、陈宝光(右)和导演韩三平

随着电影《建国大业》的热映,《建国大业》的书越来越受读者追捧。前晚,电影《建国大业》编剧之一,《建国大业》书作者之一陈宝光接受了快报记者的专访。他表示,比起电影来,《建国大业》的书更加偏重史实。但这本书并非流水账似的介绍历史,为了还原领导人的亲切形象,作者捕捉了众多生活细节,让全书充满了生活味、人情味。

《建国大业》作者之一陈宝光接受快报专访—— “历史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感”

书间道

Book Review

先写剧本再写书

长篇小说《建国大业》于9月8日出版,一上市就成为关注焦点。9月16日下午,电影《建国大业》公映之后,这本书更火。9月18日晚,快报记者采访了该书作者之一陈宝光。他告诉记者,3年前他跟王兴东开始写《建国大业》剧本,这部电影开拍之后,应出版社的要求,他们才开始写这本书。

当时,王兴东提出了“能否写人民政协的创建,从根本上搞一部反映第一届政协的故事”,得到了有关领导的支持。于是,他与陈宝光立即投入了创作,他们研究各种史料,并到河北西柏坡、城南庄,到南京、上海等地实地考察采集细节。虽然当时朋友、同事们有诸多建议,但陈宝光和王兴东一直坚持以“会议”为故事的核心,避开三大战役的详述。以会议为线,穿插进了各种惊心动魄的史实,如冯玉祥在参加政协会议途中,离开美国途经黑海在船上被大火烧死;李济深从香港冒险北上,乔装商人一路艰险到达东北大连;张澜在上海险遭特务绑架沉江暗杀,在地下党的营救下北上开会;杨杰将军马上就要进京开会了,在香港寓所被特务们杀害;新疆的政协代表阿合买提江、伊斯哈克别克、达列力汗、阿巴索夫、罗志5位代表,在赴会途中,坐苏联飞机在西伯利亚撞山遇难,全部牺牲……

陈宝光觉得,这个角度非常成功。“我们确立了两点,一方面一定要写毛主席,只有他才能充分反映那个时代。另一方面,要避开前人创作的经典。以前的《大决战》《重庆谈判》《开国大典》等作品已经将当时的历史事件都表现得非常好。只有‘统一战线’这个题材还没有多少人写过。之前,八一厂有个电影叫做《肝胆相照》,涉及到了这个题材,但这部电影没打响,所以我觉得‘统一战线’很有创作余地。”

书更偏重史实

早在电影《建国大业》完成配音之时,陈宝光就已经看过了。那时候,电影没有配乐,随便找了点音乐搭配,几位幕后的主创一起看了看效果。陈宝光看完这版还未全部完成的电影,就已经觉得电影拍得不错。之后,电影公映,好评如潮更加印证了陈宝光的看法。

不过,电影并非完全等同《建国大业》的书,两者差距较大。书是从1947年写起的,电影则从1945年开始讲起。电



影中选取的情节、特地渲染的细节也与书中强调的不同。陈宝光表示:“《建国大业》的电影需要戏剧性,但书更加偏重史实,可以说书中98%的内容都是依据可靠的史料写的。当初创作时,我们严格到每一件事都要拿到当事人的第一手资料。”

电影中,有两段情节让观众大感新鲜。一段情节是,在三大战役取得胜利之后,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、刘少奇四位领导人一起喝酒聊天,喝到最后大家都有点醉,手牵着手高声唱歌。陈宝光表示,书中并没有这样的描写:“根据史料,当时的中共行事是十分谨慎的,三大战役虽然取得了胜利,但后面还有很多大事没有完成,因此即便是打了胜仗,大家一起喝醉酒的可能性也不大。”在书中,作者陈宝光和王兴东用毛主席跟小战士一起玩“撞拐”游戏这样的情节,来表现当时大家打胜仗之后的喜悦心情。

电影中还有一段这样的情节:冯玉祥接到毛泽东的邀请,为参加政协会议,离开美国途经黑海在船上被大火烧死。周恩来知道此事之后,气得忍不住大发脾气,骂情报人员“猪脑袋”。在书中,也绝无此段。陈宝光觉得,依据史料,当时中共是委托苏联方面接冯玉祥参加政协会议的,虽然冯玉祥出事了,但这事本来就是托人家办的,怎么能发脾气怪人家,再说冯玉祥之死一直有很多未解之谜,所以在这件事上周恩来大发脾气骂情报人员的可能性不大。

历史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感

不过,对电影做的这些戏



《建国大业》剧照

剧性的修改,陈宝光觉得情有可原,效果也不错。“电影有时间限制,情节很跳跃,很多事情不能详细地展示。如果有一部电视剧,那表现历史的空间会更大。”此前,王兴东曾经透露,电视剧《建国大业》正在酝酿中。陈宝光表示:“如果我依旧参与电视剧《建国大业》的编剧,我不仅会严格披露历史,也会兼顾戏剧性。”

虽然重视史实,但读者们觉得《建国大业》这本书并不枯燥。陈宝光说:“其实,历史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感,有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。只要采用合理的方式还原出来,可读性还是很强的。”此外,这本书同样重视将领袖人物人性化、生活化,把他们还原成亲切的普通人。之前在接受采访时,王兴东表示,他加入了很多领袖人物的生活细节来使人物更加生动:“举一个生活细节,毛泽东爱抽烟,烟不离手,在特殊战争下表现出毛泽东的个性,善于思考,谋略深远。其中有一个细节写领袖与战士的情节,毛泽东给做饭的炊事兵一支香烟,士兵不舍得抽。后来,炊事兵在敌人空袭中炸死了,毛泽东在他坟前,摆上了几支香烟。”这个桥段在电影中也有展示,观众对此的评价十分高。

群星演绎是好事

电影《建国大业》邀请172位明星大腕演绎,电影上映前,一度有人担心,明星这么多,会不会影响到剧情的展示。但陈宝光觉得由群星演绎这部电影是件好事。“我发现明星们来演这部电影都特别认真,不是那种应付差事的态度。就算戏份再少他们都会做很多准备工作。还有很多大腕要求不要片酬客串电影,很让我感动。这说明,这个题材有凝聚力。”

陈宝光还透露,在剧本成型之后,很多人希望唐国强来演毛泽东。当时大家的意见是:“唐国强是毛主席特型演员里面最好的演员之一,要是他能演,会让角色更加丰满,更加接近原型。但是,当时唐国强正为自己导演、主演的《解放》忙。后来韩三平说‘我去动员动员’,就这一动员,唐国强就来了。”

快报记者 沈梅

新书推荐

New Books



版本:中信出版社2009年8月
作者:[美]马尔科姆·格拉德威尔

引爆点

我们的世界看上去很坚固,但在《纽约客》怪才格拉德威尔的眼里,只要你找到那个点,轻轻一触,这个世界就会动起来:一位满意而归的顾客能让新开张的餐馆座无虚席,一位涂鸦爱好者能在地铁里掀起犯罪浪潮——这个点就是引爆点。这是一本谈论怎样让产品发起流行潮的专门性著作。



版本: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7月
作者:几米

躲进世界的角落

我心里有一个小孩,每当她觉得与世界格格不入,她就躲进角落。角落里有歌等着她唱,有谜等着她解,有回忆等着她凝视,有梦想如落叶一般等着她收拢,拾起……我心里有一个小孩,她每一次躲进角落,都只是暂时的缺席。因为,她需要一点时间,重新找到她在世界的位置。



版本:天津教育出版社2009年7月
作者:[英]理查德·怀斯曼

怪诞心理学

你走路的方式会透露出你的哪些性格?为什么女性的征婚广告最好由男性来写?全世界最好笑的笑话是什么?夏天出生的人和冬天出生的人谁的运气更好一些……本书为读者打开了一扇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窗户。



版本:中国画报出版社2009年8月
作者:围城小新

婆婆,请把幸福还给我

家境相对富有的善良女孩韩敏嫁给了农村凤凰男董小利,为了爱,义无反顾地把自家的一套住房拿来做了新房。然后,这倒贴的举动反而成了婆婆变本加厉索取的开始……

悦读

Happy Readi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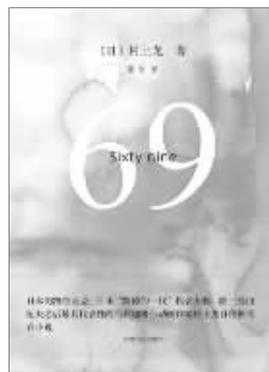
青春1969

1969年,东京大学取消入学考试,披头士、滚石乐团正踏上巅峰,蓄着长发的嬉皮士在街头的游行、迷幻剂缭绕的派对、疯狂的摇滚乐演唱会上提倡爱与和平;在巴黎,戴高乐下台了,在越南,战争正僵持不下。无论从哪种角度来看,《69》都是一个恍如烟花般盛开的年代:绚丽无比,又有爆发的危险性。

村上龙把自己的自传体小说放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。1969年,村上龙17岁,正是一腔热血无处发泄,懵懂又萌动的年纪,生活在驻扎有美军的西九州基地。电视、电影、报纸、摇滚乐、诗歌带来的西方文化,正势不可挡地影响着作家在小说中的化身——矢崎剑介,以及他的同龄人。

如果抱定这样的先人为主去阅读本书,任谁都会和我一样,对主人公阿剑们的故事颇感失望。17岁的矢崎剑介,高一时在两万人参加的全国性考试中排到了321名,却在摇滚、诗歌、爵士、实验电影中迷失,变成正统老师眼中的人渣,以及习惯了规章制度的学生心里的怪人。但在描述这每一个第三者眼中阿剑的叛逆与不羁后,村上龙总是不忘自嘲地揭开那层遮掩:哦,原来这都是为了讨女生欢心。

或许是没什么惊天动地好写,于是,对《69》里的矢崎剑介,村上龙的文笔变得简单而细腻。例如,详尽描述如何用五十块填饱肚子,几次三番地描写阿剑时常出现的阿Q式意淫,让他在接受警察调查时只求能回家躺着吃冰棍,还有最多的对Lady Jane初



《69》
作者:[日]村上龙
出版社:上海译文出版社

恋小男生式的心绪波动。在阅读过《无限近似透明的蓝》里灰暗颓废,《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》中力量感十足的抨击,《恋爱永远是未知的》那苦苦追寻人生意义的无力后,《69》带来的,是只属于青春的真实、坦率。

或许,某种意义上来说,《69》有点像姜文那部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。当大人们都去上山下乡、支援边疆时,留下来的孩子成了城市的统治者,他们的快乐来源要简单得多。

当1969年在冰冷的三明治,和没有实现的吻中结束后,村上龙在小说结尾叙述了几乎每个出场人物的现在。69年的阿剑们,成年后几乎都过上了平稳安定的生活,反倒是当年一脸泪水拼命擦洗学校墙壁上“想象力夺取政权”的班长加入赤军,在新加坡被捕。这算是作者对现实的一种反讽?却更让人觉得,与佐佐木刑警贺卡上的那句“最近的不良少年真是一点也不可可爱”产生了冷冷的幽默效应。

村上龙说《69》是自己再也写不出的“快乐”小说,也许他是的,因为青春只会有一次。 当心马路骗子

读行侠

Photo Taking

世界的尽头



地点:爱丁堡
时间:2008年夏

从爱丁堡的苏格兰博物馆出来,我沿着皇家哩大道继续西行,看到一些有趣的胡同和房屋,停下来拍了几张照片。这是一家咖啡馆,店名非常有趣,“世界的尽头”。这个名字让我放慢脚步,我注意到每扇窗户和门房之间都有一盆鲜花,有一位红衣少女临窗就座。忽然之间,我想到那位依靠写作成为亿万富婆的J.K.罗琳女士,她就住在爱丁堡。

1994年圣诞节前夕,身无分文的罗琳携带着一岁的幼女,离开了令她伤心不已的葡萄牙,移居爱丁堡。当时,她只是为了离妹妹的家近一些,没想到一直住到现在。起初,罗琳因为失业靠领国家救济金度日,她患上了忧郁症,企图自杀。直到有一天,罗琳开始写作《哈利·波特》。据说她是在爱丁堡的几家咖啡馆里

完成第一集《魔法师的石头》,这也是她的处女作。

《魔法师的石头》的出版后,罗琳又推出六部哈利·波特小说,每一部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其实,这种写法并非她首创,19世纪的柯南道尔也曾采用,他成功地塑造了侦探福尔摩斯。巧合的是,柯南道尔也出生在爱丁堡,后来就读于爱丁堡大学医学院。这所学校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的大学就在苏格兰博物馆附近,但我已经没有时间参观了。

1887年,身为眼科医生的柯南道尔以爱丁堡大学一位喜欢推理的老师为原型,创作了第一部探案小说《红字的研究》。之后,在纽约和伦敦产生了崇拜福尔摩斯的宗教性狂热。柯南道尔感到厌倦,遂于1893年让主人公死去,没想到福迷很生气,常去他家干砸玻璃窗之类的事,不得已柯南道尔只好妙手回春让其复活。 蔡天新